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六十二

卷 卷六十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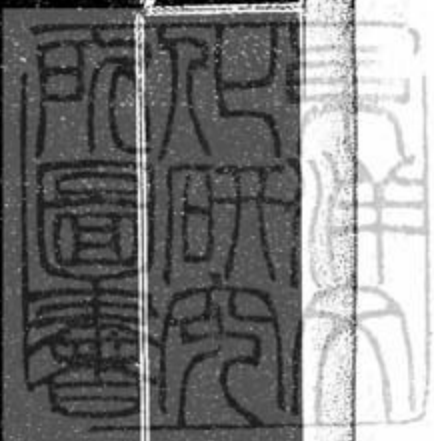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2









文衡卷之六十二

行狀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黃伯生



禮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
 父煥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
 基字伯温世為枯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
 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音氣決疑義
 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
 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
 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
 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

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言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眾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曾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原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玘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召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自贖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唯招安授谷玘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

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
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大夫人在堂將
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
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
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赴公招安山寇
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
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
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
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勅
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
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築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

唐遂從公居青山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
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
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
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珎張仕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
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調所親曰此天命也
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
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
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
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
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耳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

宜遷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其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眾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眾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誚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律伴祭使吊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枯蒼
殺守將胡大海耿其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
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
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其李
某處州平公至家營壘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
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
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
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
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
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
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
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

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其年月日焚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梟

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梟色動知公得其

情也乃使齊翼巖封同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梟先事

受誅及同天臺災翼巖因為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

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梟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

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

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

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

曰使我任其青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

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

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海法等事

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

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

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

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

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勦賊公至京師

上眷賜甚厚追贈公祖公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重榮顯足矣

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

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

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

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

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為

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

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

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

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全國感已茲自宜少濟

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
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
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未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
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
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
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
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
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訐
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
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
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
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薨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薦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

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

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

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

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

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

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圭尋在同郡預

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

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就之蹟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

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故叅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王禕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
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鍊鍊生
成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叅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
應辰生温州樂清縣令璿璿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
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季氏考諱鉅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
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
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季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沒
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
為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
候焉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

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匭南

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

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

大風雨至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

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

數十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

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

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倣被盜賊蔓延閩

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

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

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為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

成處州辟公叅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石抹公喜曰吾事

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為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誑誤故為亂弃仗即仍為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盍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於湖山三月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悖逆常令王師致命宣慰使恩寧晉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溫城賊有上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誦擊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常令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為為賊守自取作壘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聞語已感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日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為之更除驩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為知己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為既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陽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葉仲賢聚眾為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為師復仇吾徒

頭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於青田而
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
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為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
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
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總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
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
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
公望見咲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
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左右
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大敗
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勢直擣大社周
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

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洲東

繼發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
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
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
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
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
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一城以衛京師工不
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

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
領兵守吉安會淞東苗軍叛發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其
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
淞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
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
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
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淞東益而旬司十分
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敗者乃通軍用以
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
擊却之公引兵為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淞東潘障諸暨不
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五指叢下別築一
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櫓櫺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議

別為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號六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迺引去

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境人素
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
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通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
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
之併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蹙乃與其
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迺入覲

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

上既即王位迺除公王府叅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
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

陽二縣亦俱下 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
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賓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
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營公安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 主上神聖四
海歸心群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有定初
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
二訃聞 上痛悼不已遣使卹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
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
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
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
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修一卒恩
南及人甚多故其沒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

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為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
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為
像具衣冠以葦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俘有
定至京 上命楨齎其肉以祭公禱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
為人學瞻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
所樹立及既結知 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
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
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 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
未克為於是楨來以為請誼不得辭謹為攬撫其平生大凡
而具書之雖於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
者矣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

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城府受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雜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息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者聞

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

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鞫閱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

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昌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
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
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
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
其義趣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
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
譬猶飮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
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其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

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殿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

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

八月 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

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

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

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

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

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

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

上語嘗資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豁蔽雖竭無

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

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

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
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
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
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
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畧曰曩者
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
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
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

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

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

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

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

列歛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

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

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

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

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

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

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

康即神僊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

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

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
卿等以為不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
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
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

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
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
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

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

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

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
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

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兼嘗少衰

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獲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
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

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
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區

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
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

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 陛下此
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

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對疆之脩短廣
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
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
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 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
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
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
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 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諭以大
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
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篇 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古實盛德也 上問曰

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
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
乎八月奉 旨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
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
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
晝靡夜躬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
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
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
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
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
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

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

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

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

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

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

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

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温樹二字

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

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

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乎注

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

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

先生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瓚

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璉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璉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

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璉慎共扶下殿祖

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效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

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

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

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

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

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宰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

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言者上聽厭其

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

謗罪當誅上怒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

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

誅之何與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

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

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

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

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

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箴此綺俟三十二年

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

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
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
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
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
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
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
之優群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
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
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
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

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

倦倦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璩曰爾父道中無

恙否璩以安對未幾復謂璩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璩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

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

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

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

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

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膝而首

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

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
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
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緊辭復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
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
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
真無鈎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
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
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
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物請文以沐金爲獻先生御不
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大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
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彼發潛振
幽即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以酬試天下士得處爲多按引後

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父不棄有小善必
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
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
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
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
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
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
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力誠外恕
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
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
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
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

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
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烟爨
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
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
於几卧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
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
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
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
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
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
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墓刻

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
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
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璿次璣有文行精篆隸

直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
恂懌愷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
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
矣弟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
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
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
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禘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
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
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

採擇焉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禧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父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華永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椽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

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

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

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

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

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

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卽大位召選議禮明年戊申爲洪

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

南康者治之二年詔脩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

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雖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

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

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

坐久則賜飲饌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

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

上卽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

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論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

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

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

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

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

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

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謂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

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

孫男五穆穰稔稔植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

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純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

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

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事

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公事

上十餘年服勤報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

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

也後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據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

亦有所考焉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三

碑

大明勅建太學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